



ClB

双语
译林

壹力文库 089

PETER PAN

彼得·潘

所有的孩子都会长大，只有一个例外。

J. M. Barrie

〔英国〕J. M. 巴里 著 石秋雯 译

 译林出版社

双语译林
壹力文库
089

[英国] J. M. 巴里 著
石秋雯 译

彼得·潘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彼得·潘: 汉英对照 / (英) 巴里 (Barrie, J.M.) 著; 石秋雯译.
—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5.4
(双语译林·壹力文库)
ISBN 978-7-5447-5292-3

I. ①彼… II. ①巴… ②石… III. ①英语—汉语—对照读物
②童话—英国—近代 IV. ①H319.4: I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45246 号

书 名 彼得·潘
作 者 [英国] J. M. 巴里
译 者 石秋雯
责任编辑 王振华
特约编辑 谢晗曦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电子邮箱 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开 本 640×960毫米 1/16
印 张 10
字 数 130千字
版 次 2015年4月第1版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5292-3
定 价 26.80元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第 一 章	彼得·潘闯进来	1
第 二 章	影子	9
第 三 章	走吧，走吧！	18
第 四 章	空中旅行	32
第 五 章	梦幻岛成真	42
第 六 章	林中小屋	53
第 七 章	地下的家	62
第 八 章	人鱼礁湖	68
第 九 章	梦幻鸟	81
第 十 章	欢乐的家	84
第十一章	温迪的故事	91
第十二章	孩子们被抓走了	100
第十三章	你相信仙子吗？	105
第十四章	海盗船	113
第十五章	“这次和虎克决一死战”	121
第十六章	回家	131
第十七章	温迪长大了	140

第一章 彼得·潘闯进来

所有的孩子都会长大，只有一个例外。他们很快就知道自己会长大，而温迪是通过这样的方式知道的：两岁的时候，有一天她在花园里玩。她拿着自己摘的一朵花向妈妈跑过去。我想她当时的小模样一定是可爱极了，因为达林夫人把手按在心口，大声地说着：“你要是永远像现在这么大该多好啊！”这就是那天事情的经过。可是从此，温迪就知道了她总有一天会长大。人一过两岁就会知道这些的。两岁是结束的开始。

他们住在 14 号房子，并且，直到温迪到来以前，她妈妈一直都是那座房子的主要人物。她是个可爱的女士，有浪漫的想法和一张甜甜的、略带嘲讽的小嘴。她那充满浪漫想法的脑子就像从神奇的东方来的小盒子，你打开一个还有一个，不管你打开多少，里面总还有一个等着你打开。而她那甜甜的小嘴的右嘴角旁总明显地挂着一个温迪得不到的吻。

达林先生是这样得到他太太的：在她还是个女孩儿的时候，那些当时还是男孩儿的绅士忽然发现他们一齐爱上了她，于是他们都跑着去她家向她求婚。达林先生却跟他们不一样，他雇了一辆马车，捷足先登，于是他得到了她。尽管他得到了她的一切，他却得不到那最里面的小盒子和她挂在嘴角边的吻。他对这个小盒子一无所知，最后他也适时地放弃了要得到那个吻。温迪觉得拿破仑可能会得到它，不过据我想象，他也许尝试过，结果却是怒气冲冲摔门而去。

达林先生常常向温迪炫耀，说她妈妈不仅爱他，而且还无比尊重他。他就是那种高深莫测的人，非常了解股票和基金。当然，没人能真正懂这些，但他看起来却十分在行，并且说起股票涨跌时头头是道，这足以让每个女人都崇拜他了。

达林太太结婚时，穿了一身雪白的婚纱。刚结婚时，她能把家里的账目记得一丝不苟，她甚至开心得像玩游戏一样，连一个小菜芽都不漏掉。可是渐渐地，整个整个的大菜花都被漏掉了。在她应该结账的地方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张没有面孔的小宝宝的画像。她画上了这些，她猜他们就要来了。

第一个来的是温迪，后面是约翰，随后是迈克尔。

温迪出生后的一两个星期，父母不知道能不能养活她，毕竟家里又添了一张吃饭的嘴。达林先生对于温迪的到来当然骄傲无比，但他也是个实在的人，他坐在达林太太的床沿，握着她的手一笔一笔地给她算开销。达林太太用央求的眼神看着他。她想冒这个险，但达林先生不这么想。他的做法是用一支笔和一张纸来算账。要是达林太太的意见搅乱了他，他就又得拿起笔重新开始。

“别插嘴。”他会这么央求她，“我这儿有一磅十七先令，办公室有两先令六便士；在办公室我可以不喝咖啡了，算起来能省下差不多十先令吧，这样加起来就是两磅九先令六便士。加上你的十八先令三便士，总共是三磅七先令九便士，加上我存折上的区区五英镑，这么算来总共是八磅七先令九便士——谁在那儿乱动？——八，七，九，七这儿进一位——别说话，亲爱的——还有你借给找上门来的那个人的一英镑——安静点儿，小不点儿——小数点进一位——哦，都怪你捣乱！——我刚刚是不是说九七九来着？是，九七九；问题是，我们靠着这九七九，能撑下来这一年吗？”

“我们当然能了，乔治。”达林太太大声嚷道，但是她当然是偏向温迪这边的，而达林先生显然才是两个人中更厉害的一个。

“别忘了腮腺炎。”他几乎带点儿威胁地警告她，然后又埋头继续算，“腮腺炎按一镑算，我是这么算的，不过我敢说有可能会花三十先令——别插嘴——麻疹算一镑五先令，风疹半个畿尼，那么加起来一共是两磅十五先令六便士——别摆手——百日咳算十五先令……”——就这么算下去，他每次算的结果都不一样，但最后温

迪还是顺利过来了。腮腺炎减到了十二先令六便士，两种疹子合并为了一次。

约翰生下来的时候，也是同样的担忧，迈克尔则遇到了更险恶的状况；但他们还是被留下来了，并且不久你就能看到他们姐弟三人排成一行，在保姆的陪伴下去福尔萨姆幼儿园上学的情景。

达林太太是安于现状的，达林先生却喜欢事事都向左邻右舍看齐；所以，他们也得请一位保姆。孩子们需要喝的牛奶太多，都把他们喝穷了，于是他们家的保姆只是一只像模像样的纽芬兰大狗，名叫娜娜。在达林夫妇雇用她以前，这狗并没有固定的主人，虽然她总是把孩子看得很重要。达林夫妇是在肯辛顿公园里和她变熟悉的。娜娜经常闲来无事去那儿游逛，把头伸进摇篮车窥视，那些粗心大意的保姆总是讨厌她，因为她老是跟着她们回家，向她们的主人告状。她果然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保姆。给孩子洗澡时，她总是一丝不苟；在黑夜任何时候，只要有一个孩子哪怕轻轻哭一声，她都会赶快起来查看。她的狗屋当然是在育儿室里。她有一种神奇的天赋，知道什么样的咳嗽是不能怠慢的，什么样的咳嗽应该用一只长筒袜围住喉咙来解决。她总是相信老式药物，比如大黄叶；听到细菌什么的新名词，她总是轻蔑地哼一声，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很多。而她得体地护送孩子们上学的情景，真让人大开眼界。当孩子们规规矩矩时，她就沉着地走在他们身边；要是他们随便乱跑，她就把他们推回队伍。约翰去踢球的时候，她一次都没忘带过他的运动衫，而且她的嘴里经常叼着一把伞以防下雨。在福尔萨姆幼儿园有间地下室，是保姆们等孩子的地方。她们是坐在长凳上的，娜娜则是趴在地板上，但她也只有这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。那些保姆总瞧不起她，总觉得她社会地位比她们低，但她才更瞧不起她们闲聊天儿呢。她不喜欢达林太太的朋友们来造访育儿室，可要是她们真来了，她就会先扯下迈克尔的围兜，给他换上那件带蓝带子的，然后把温迪的衣服抚平，匆匆整理一下约翰的头发。

没有一个保姆能把工作管理得比她更井井有条了，这一点达林先生虽心知肚明，但他有时还是心有不安，生怕邻居们会在后头嚼舌根。

他得考虑自己在城里的地位。

娜娜还有个地方让达林先生费神，就是有时候他觉得娜娜不大欣赏他。“我知道，你可崇拜你啦，乔治。”达林太太向他保证，然后就示意孩子们要特别敬重父亲。接着，他们就跳起了欢快的舞。这时，唯一的一位女仆莉莎，有时也被允许加入跳舞的行列。她穿着长裙，戴着女仆的布帽子，显得特别矮小，虽说雇她的时候，她发誓说她已经十多岁了。这一群人多快活啊！最开心的是达林太太，她踮起脚尖飞速地旋转，快得让你只能看到嘴角那个吻。要是这时候你冲过去，可能就得到那个吻了。再也没有比他们更单纯、更快乐的家庭了，直到彼得·潘出现。

达林太太第一次知道彼得，是在她整理孩子们心思的时候。每个好妈妈在晚上都有个习惯，在孩子们睡着以后，在他们的小心思中翻找翻找，把白天弄乱的东西归为原位，为第二天早晨收拾得当。如果你能醒着（当然，你不能），你就能看见你妈妈做这些事；你会发现，看她收拾是很有趣的。这过程很像整理抽屉。我估计，你会看见她跪在那儿，饶有兴致地浏览着你的东西，琢磨着这个东西你究竟从哪儿弄到的，发现有些是可爱的、有些是不那么可爱的小东西。她一会儿把一件东西贴在她脸上，仿佛那是只可爱的小猫咪，一会儿又把另一件东西赶快收藏起来，不让人看见。你清早醒来时，睡前揣着的那些顽皮和邪恶的小心思都被叠得小小的，压在你心的最底层，而在最上面，平平整整地摆着你的那些美好念头，等你把它们打开。

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心思的地图。医生有时会画你身上别部分的地图，你自己的地图会非常有趣。可是，要是你碰巧看到他们画一张孩子的心思地图，你就会发现，那儿不仅乱七八糟，还四

处绕圈。上面有些曲曲折折的线条，就像你自己体温卡上的体温，这些线条可能是梦幻岛上的道路，因为梦幻岛差不多就是一个这样的岛：岛上到处都是飞溅开的五颜六色的小点，海面上有珊瑚礁和轻快的船。岛上还有野蛮人和一些偏僻的洞穴，有小矮人，他们大多是裁缝，有河流穿过的岩洞，有王子和他们的六个哥哥，有一间快要坍塌的茅屋，还有一位长着鹰钩鼻的小老太太。如果只有这些，这张地图倒也不复杂。但是还有第一天上学校、宗教、父亲、圆水池、针线活、谋杀、绞刑、与格动词、巧克力布丁日、穿背带裤、数到九十九、自己拔牙奖励三便士，等等。这些若不是这个岛上的一部分，就会在另一张地图上浮现出来。总之，一切都是杂乱无章的，尤其是因为没有一个是静止的。

当然，梦幻岛在各人心里也是千差万别。例如，约翰的梦幻岛里有一个湖泊，湖面上飞着许多火烈鸟，约翰拿着箭射它们。而年纪小点儿的迈克尔的岛上有一只火烈鸟，上面飞着许多湖泊。约翰住在一只倒扣在沙滩上的船里，迈克尔住在一个印第安棚屋里，温迪住在一间用树叶巧妙地缝成的屋子里。约翰没有朋友，迈克尔在夜晚有朋友，温迪有一只被父母遗弃的狼宝宝。不过总地说来，梦幻岛在一家人的心里总是很相像，要是摆成一排，你会看到它们的模样也大同小异。在这些神奇的海滩上，玩耍的孩子们总是驾着简陋的小船靠岸登陆。我们其实也到过那儿；如今我们还能听到浪花拍岸的声音，虽然我们不再上岸。

在所有能想到的岛屿里，梦幻岛是最舒服紧凑的了，它不大，布局也不散，一个冒险与另一个冒险之间的距离基本一样，但又聚集得恰到好处。白天你用椅子和桌布玩在岛上的游戏时，一点儿也不惊人；可在你睡觉前的两分钟，它就显得非常真实，因此夜里才要点灯。

达林太太漫步在孩子们的心思世界里时，偶尔会发现有些东西她不能理解，最让她百思不得其解的，要数“彼得”这个名字。她

不认识叫彼得的人，可在约翰和迈克尔的心里这名字时不时出现，而温迪心里更是开始写满了他的名字。这个名字特别突出，写得比其他字笔画更粗，达林太太仔细看这个名字的时候，总觉得它长得傲慢而古怪。

“嗯，他是挺自负。”温迪有点儿遗憾地承认道。她妈妈问她这个来着。

“可他是谁呀，宝贝？”

“妈妈，你不是知道嘛，他是彼得·潘。”

一开始达林太太还想不起来，可是当她仔细回忆自己的童年时，立刻就想起来是有这么一个人，据说他和仙子们住在一起。关于他有很多奇怪的传说：比如孩子们死的时候，在黄泉路上，他会陪着他们走一段，以免他们害怕。那时候她相信他是存在的，可现在她结了婚，懂得了很多，就相当怀疑是不是真有这样一个人。

“还有，”她告诉温迪，“他现在应该已经长大啦。”

“哦，不，他没长大，”温迪很确定地告诉妈妈，“而且他跟我一样大。”她是说彼得的心和身体都和她一样大。她也不知道她是怎么知道的，但是她就是知道。

达林太太问过达林先生这事儿，但他只是不以为意地笑笑。“记住我的话，”达林先生信誓旦旦地说，“准是娜娜跟她们扯的鬼话，只有狗才有这种想法。不用管它，过段时间这阵风就刮过去了。”

可是，这阵风不仅没有刮过去，不久之后，这个调皮捣蛋的男孩还把达林太太吓了一大跳。

孩子们常会经历最奇怪的冒险，却毫不忧虑。比如，事情发生了一个星期之后，他们才会想起来提一句，在树林里他们遇到了死去的父亲，还跟他一起玩儿了。有一天早上，温迪就是这样漫不经心地说出了一件叫人不安的事。育儿室的地板上出现了几片树叶，而前一天晚上孩子们上床时明明没有；达林太太觉得这些树叶很蹊跷，温迪却带着宽容的微笑说：

“我相信这又是那个彼得干的！”

“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，温迪？”

“他真淘气，玩完了也不洗洗脚。”温迪说完，叹了一口气。她可是个爱干净的孩子。

她跟真事儿一样地解释说，她觉得彼得有时候会在夜里来到育儿室，坐在她的床脚，吹笛子给她听。可惜她从来没有醒过，所以她不清楚她是怎么知道的，反正她知道。

“你胡说什么，宝贝！不敲门谁也进不了屋。”

“我觉得他是从窗户进来的。”温迪说。

“亲爱的，这是三楼呀。”

“树叶不是就在窗子底下吗，妈妈？”

确实是这样；树叶是在离窗子很近的地方发现的。

达林太太不知该怎么想才好，因为在温迪看来，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，你不能随便打发她，告诉她这是在做梦。

“我的孩子，”她妈妈喊道，“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”

“我忘了。”温迪轻描淡写地说，她急着要去吃早饭。

啊，她一定是在做梦。

可是话又说回来，树叶是明摆着的。达林太太仔细察看了这些树叶，那是些枯叶，不过她敢断定，那绝不是从英国的树上掉下来的叶子。她在地板上爬来爬去，用一支蜡烛在地上照，想看看有没有生人的脚印。她用火棍在烟囱里乱捅，敲着墙。她从窗口放下一根带子到地上，窗子的高度足足有三十英尺，墙上连一个可供攀登的喷水口都没有。

温迪一定是在做梦。

可是第二天晚上就看出来了，温迪并不是做梦，那一晚可以说是孩子们最奇妙的探险之旅的开始。

这天夜晚，孩子们又都上床睡觉了。这天刚好赶上娜娜休假，达林太太给他们洗了澡，又给他们唱歌，直到他们一个个放开她的

手，溜进了梦乡。

一切都显得那么平安宁静，达林太太不禁对自己的担心觉得好笑，于是她静静地在火炉旁坐下，缝起衣裳来。

这件是缝给迈克尔的，他过生日那天该穿衬衫了。炉火暖洋洋的，三盏夜灯照得育儿室里半明半暗。不一会儿，针线活就落到了达林太太的腿上，她开始一个劲儿地点头，连这样看起来都是那么优美。很快她就睡着了。看看这四个人，温迪和迈克尔睡在那边，约翰睡在这边，达林太太睡在炉火旁。本来该有第四盏夜灯的。

达林太太睡着以后做了一个梦，她梦见梦幻岛越来越近，她看到一个陌生的男孩从那里钻了出来。他并没吓着她，因为她觉得曾在许多没有孩子的女人脸上见过他。也许在一些做母亲的脸上也可以看到他。但是在她的梦里，那孩子揭开了梦幻岛的面纱，她看到温迪、约翰和迈克尔从那道裂缝窥探。

这个梦本来是个小事儿，可是就在她做梦的时候，育儿室的窗子真的打开了，一个男孩落到了地板上。伴随着他的是一团奇特的亮光，那光不比你的拳头大，它像一个活物一样在房间里飞来飞去。我想，一定是那团光把达林太太惊醒了。

她跳起来，惊叫一声，看见了那个男孩。不知怎么，她一下子就认出他是彼得·潘。要是你我或温迪在那儿，我们会发现他很像达林太太的那个吻。他是个可爱的男孩，穿着用枯树叶和树浆做的衣裳。可是他身上最迷人的地方是他还有一口乳牙。他看到达林太太是个大人，就对她龇出满口珍珠般的小牙。

第二章 影子

达林太太尖叫了一声。接着，好像是要回应门铃一样，房门打开了，娜娜冲进来，她晚上出去刚回来。她咆哮着扑向那个男孩，他轻轻从窗口跳了出去。达林太太又尖叫了一声，但这次是因为担心他，因为她以为他摔死了。她急忙跑到街上去找他的尸体，但街上没有。她抬头向上望，漆黑的夜空中她什么也看不见，只有一点亮光，她以为那是一颗流星。

达林太太回到育儿室，发现娜娜嘴里叼着什么东西，原来是那个男孩的影子。他跳出窗子的时候，娜娜没能赶上他，可是他的影子来不及出去，因为窗子砰地关上了，把影子拽了下来。

达林太太理所当然地仔仔细细检查了影子，可这影子再普通不过了。

娜娜对怎么处理这个影子最好很有把握。她把它挂到窗子外面，意思是：“他肯定会为它回来，我们把它放在容易拿到而又不会打扰到孩子们的地方吧。”

可惜达林太太不能让影子挂在窗外，因为那看起来很像晾衣裳，降低了这座房子的品位。她想给达林先生看这个影子，可是他正忙着计算给约翰和迈克尔买冬天的大衣需要多少钱，并且把一条湿毛巾裹在头上以保持头脑清醒。这时候谁都不好意思打扰他。并且，她知道他一准儿会说：“这都怪我们请了狗当保姆。”

达林太太决定把影子卷起来，小心地收在一个抽屉里，等有合适的机会再告诉她丈夫。哎，真麻烦！

一个星期后，机会来了。那是一个让人永生难忘的星期五，当然得是星期五。

“星期五我得格外小心才是。”她老是在事后对丈夫说这些话，

这时候娜娜也许就在她身边，握着她的手。

“不，不，”达林先生总是说，“我才该负全部责任。这都是我乔治·达林造成的。此乃吾之过也。”他受过古典文学的教育。

就这样，他们一夜夜地坐着，回忆着那个灾难的星期五，直到所有的细节都印在脑中，穿到另一面去，就像劣质硬币上的人脸。

“要是我没答应去 27 号的宴会就好了。”达林太太说。

“要是我没把我的药倒在娜娜的盆里就好了。”达林先生说。

“要是我假装喜欢那药就好了。”娜娜湿润的眼睛好像在说。

“都怪我太爱参加聚会，乔治。”

“都怪我那该死的幽默细胞，我亲爱的。”

“都怪我斤斤计较，亲爱的主人和女主人。”

然后他们其中的一个或几个不禁痛哭起来。娜娜心想：“是啊，是啊，他们不该让一只狗来当保姆。”有许多次都是达林先生用手帕给娜娜擦眼泪。

“那个小鬼！”达林先生叫道，娜娜狂吠着响应他的话。不过达林太太从来没有斥责过彼得，她的右嘴角上有什么让她不去责骂彼得。

他们就这样坐在空荡荡的育儿室里，深情地回忆那个可怕的夜晚发生的每一个最细微的细节。其实那晚开始时就像别的夜晚一样平安无事，娜娜为迈克尔倒好了洗澡水，把他背在背上。

“我不睡觉，”迈克尔喊，他还以为在这事儿上他说了算，“我不要，我不要。娜娜，还不到六点。天啊，天啊，我再也不爱你了，娜娜。我告诉你我不要洗澡，我才不洗呢，我不洗！”

达林太太穿着她的白色晚礼服走了进来。她早早地就穿戴打扮好了，因为温迪很爱看她穿着她的晚礼服，戴着乔治送给她的项链。她手腕上戴着温迪的手镯——那是她跟温迪借的。温迪特别喜欢把她的手镯借给妈妈戴。

达林太太看见两个大孩子正在玩扮演游戏，演她自己和爸爸在

温迪出生时的情景。约翰正在说：

“我很高兴告诉你，达林太太，你现在是母亲了。”达林先生本人那时大概也会用同样的语气说话的。

温迪高兴地跳起舞来，真正的达林太太一定也会这样做。

接着，约翰出生了，他显得格外交得意，因为生了个男孩。迈克尔洗完澡进来，要求也生下他，可约翰粗暴地说，他们不想再要小孩了。

迈克尔快要哭了。“没有人要我。”他说。当然，穿晚礼服的那位太太忍不住了。

“我要，”她说，“我非常想要第三个孩子。”

“男孩还是女孩？”迈克尔问，并不抱太大希望。

“男孩。”

于是他跳到母亲怀里。现在达林先生、太太和娜娜回想起来，这不过是一件小事；但如果想到那是迈克尔在育儿室的最后一夜，就不是小事了。

他们继续回忆着。

“就在那时，我像一阵旋风般冲了进来，对吧？”达林先生自嘲地说，他那时确实像一阵旋风。

对他来说也算情有可原。他当时也正为赴宴穿戴，一切都很顺利，直到打领结的时候。说来真叫人吃惊，他这人虽然很了解股票和债券，却对付不了他的领结。有时候，那玩意儿会服服帖帖的；可是碰到有些情况，如果他能放下架子，戴上一个现成的领结，全家就会好过了。

此时就是这种情况。达林先生冲进育儿室，手里捏着个皱成一小团的领结。

“怎么啦，什么事，孩子他爸？”

“什么事！”他大吼，他确实是在大吼，“这个领结，它就是结不上。”他开始生气地抱怨起来，“在我的脖子上就不行！在床柱上

就行！哦，是啊，我在床柱上系了二十次都行，可一到我的脖子上，不行！天啊，怎么都不行！快点求我原谅它！”

他觉得达林太太对他的话不够在意，就严厉地接着说：“我警告你，孩子他妈，要是我的脖子不系上这领结，我们今晚就不去赴宴；要是我今晚不去赴宴，我就再也不去上班；要是我再也不去上班，你就会饿死，我们的孩子就都要流落街头。”

即使这样，达林太太也仍然很平静，“我来试试，亲爱的。”她说，这也确实是林达先生跑过来的目的。达林太太用她那双凉凉的巧手给他系上了领结。这时候，孩子们都站在周围，看着他们的命运被决定。她能够轻轻松松地做好这事，有些男人也许会不高兴，但达林先生脾气好多了，不至于为这个生气。他漫不经心地道了谢，马上就把怒气抛到脑后，转眼间就背着迈克尔在房里绕圈跳起了舞。

达林太太现在回想起来说：“当时我们多么快活！”

“那是我们最后一次那么快乐！”达林先生叹息道。

“哦，乔治，你记不记得迈克尔忽然问我：‘妈妈，你是怎么认识我的呀？’”

“怎么不记得！”

“他们真是可爱，是不是，乔治？”

“他们曾是我们的，我们的！可现在都走了。”

这种喧闹一直到娜娜进来才停下来。最不幸的是，达林先生撞到了娜娜，他的裤子上沾满了狗毛。这可是条新裤子，而且是达林先生第一次穿上背带裤，所以他不得不咬着嘴唇，免得眼泪掉下来。当然，达林太太给他刷掉了毛，不过，他又念叨起让一只狗当保姆绝对是个错误。

“乔治，娜娜可是个宝啊。”

“这倒没错，不过我有时觉得不安，担心她把孩子们当小狗看待。”

“哦不，亲爱的，我敢肯定她知道他们是有灵魂的。”

“难说，”达林先生沉思着说，“难说。”他的妻子觉得这是一个

机会，可以告诉他那孩子的事。起初他对这个故事嗤之以鼻，但等达林太太给他看影子，他就开始沉思了。

“我不认识这人，”他说，仔细端详着那个影子，“不过看起来的确像是坏人。”

“你记得吗，我们正讨论这事的时候，娜娜带着迈克尔的药进来了。”现在，达林先生说，“你再也不要把药瓶衔在嘴里了，娜娜，这全是我的错。”

他虽然是个坚强的人，但在吃药这点上，无疑还是挺可笑的。如果说他有什么弱点，那就是他自以为他一生吃药都很勇敢。所以，这一回，当迈克尔躲开娜娜嘴里衔着的药匙时，他责备地说：“做个男子汉，迈克尔。”

“我不要，不要！”迈克尔淘气地喊道。达林太太走出房间去给他拿一块巧克力，达林先生认为这说明她不够坚定。

“孩子他妈，不要娇惯孩子。”他在她背后喊，“迈克尔，我跟你一样大的时候，吃药一声也不吭，我只是说：‘仁慈的父母亲，谢谢你们给我这些能让我好起来的药。’”

他真的相信自己说的是真话。温迪现在已经穿上了睡衣，她也相信这话是真的，为了鼓励迈克尔，她说：“爸爸，你有时候吃的那种药更加难吃，是吧？”

“难吃得多，”达林先生勇敢地说，“要是我没有弄丢药瓶，迈克尔，我现在就吃药给你看。”

其实，他并没有弄丢药瓶，而是在深夜里爬到衣柜顶上把它藏在那儿了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忠心耿耿的女仆莉莎找到了药瓶，又把它放回到了他的梳洗台上。

“我知道药瓶在哪儿，爸爸。”温迪喊道，她一向乐于助人，“我去拿来。”还没等达林先生阻止她，她已经跑了。达林先生立即莫名其妙地泄了气。

“约翰，”达林先生打着抖说，“那东西非常可恶。是那种又黏又